一四〇：此之謂家有人有主中饋

這夜那人家終有如雲衣，雖止於舞廳，在橫清有一大區中華街，還有洋輪大碼頭，足有數里之遙的清海和內街的夜市，但兩人情願晚飯後便返旅館，沐浴安睡。

「明天就是吉日，你怎會知道的？」——「裝飾公司的人說的，說移新居，當然要看個吉日。」威廉趙歡喜，連說「既然好好結合，這些講求如果沒有，那還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少女的愁火同健康的壯男一樣，能互相忍耐是不容易的。他們心平氣和，吻着睡去了。第二天下午去新居，已經全部安排好，并田夫人交給他們房門之匙說：「公司的人說，有改動或不妥之處，明後天一早再來看。」兩人將買的一盒名貴瑞士糖和點心蛋糕，恭敬地送給樓下這對夫婦：「此後彼此照應，請多多指教。」客氣一番，二人上樓梯開門，煥然一新，全部裝了花紙，坐椅矮桌，傢具廚用，連洗浴毛巾、香梘一切，無一不週全齊好。——「太好了，先燒水泡新茶！」

小冰繫了裙圍，格外俏麗，她去燒水，馬上用新茶具泡茶，恭恭敬敬向威廉敬上：「檀那殿下，請用茶！」兩個忍不住大笑，摟在一處。她去附近購物店買菜，還叫來了新米，酒水：「晚飯早點吃自己的沙律，慢慢對飲。

「只有外面四分一的價錢！天氣以後冷了做鵝素燒，吃什麼都容易。」威廉道：「以後隔一天來一個下女做半日吧，一千五百圓半天，這是不可省的，一個月至多是二萬圓而已。」

「再說吧，才兩個人的事，有機器，我做得了，不會忙的。問題是難道從此不返工麼？」威廉說：「你返工太夜歸，而且既已同居，瑪麗和他們是睡不住的，看來簡單的婚禮非行不可了。」

她喜的忙問：「可當眞？那我父母必須主持。」兩個飯後不出門，雙雙浴後關鎖了梯門，進入大房間，小冰買來了紅燭一對，點得滿室生春，喜氣洋洋：「開那枝好白蘭地飲呀！」

四八：講他的女朋友

顯靈就把今晚在阿TOM家的事簡單地說了一遍。

「你這樣的故事並不新鮮，過去我也聽過不少啦！」馬魂說，「就是一直在身邊的男朋友，他要變心你也沒法子，何況你男朋友去了外國。還有的人，是一開始就欺騙着對方的。」顯靈沒呼聲。

「感情的事可以看開點，時間會冲淡一切。」馬魂竟顯意聽我講講我的女朋友嗎？」

「其實，她還不是我的女朋友，只是我的夢中情人罷了！」馬魂坦白地說，「她知道我喜歡她，但她却不喜歡我，所以她一直在逃避我，從未答應過我一次單獨的約會！」

「可是，你對她却一片痴心？」

「年青時候的初戀就是這樣的了，痴痴迷迷的，現在回想起來也感到好笑！」馬魂說。

「你現在老了嗎？」

顯靈望他一眼，點點頭。

「感情的事，可是，現在我已經差不多把她忘了。你看看，我也有一個女朋友，可是，現在我已經差不多把她忘了。你看看，這對吧！」威廉歡喜，摟了家用短衣，小房間作爲寫字間和書房，有張大的寫字枱，和電話分機，電視却安在大臥房裡。

「你實易公司寫字樓有多大？」小冰問他，他說：「不小，但我個人沒單間。以後私人做的生意，賬目就放在這裡吧，壁櫥現成的，明天打電話添一個檔案櫃子。」小冰叫他歇歇，自去廚房，先開了機器洗衣：「明天去搬衣物來。」她能做西餐並俄國湯，到五時半已吃酒用自拌。

三：神聖使命

軍豪又表同意，楊立威苦笑一聲，「要老朽出主意，即使有問題，要老朽拚命，絕對沒白鶴道：「那女人看來是個長舌婦，待咱們兄弟跟她磨磨嘴皮，再等救兵吧！」

灰鶴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已很久都找不到對手了！」

病叟不敢讓他們再歪下去，忙道：「咱們那來的救兵？」

黑鶴道：「這只是你不知道而已，說不定救兵已來到山脚！」

病叟一怔，隨即喜道：「黑鶴兄知道有救兵？」

黑鶴道：「既然你能夠猜測，爲何咱便不能猜測？在咱們未下山求証之前，你可能說咱沒理由！」

病叟爲之氣結，忙以眼向楊立威求助，楊立威更加沒辦法，幸而徐天樂笑道：「黑鶴兄所說不如討論別的！」

黃鶴問道：「討論什麼？」

「討論下山的辦法，咱們若不能下山，又怎能夠証明誰的說法正確！」

黑鶴道：「咱們本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，不信你問問楊兄，自當明白了！」

楊立威心中暗喜：「還是徐少俠聰明，三言兩語就將話題帶回來！」當下道：「不知黑鶴兄有何高見？」

黑鶴道：「大家一齊討論嘛，剛才徐少俠也是這樣說的！」

軍豪又氣又焦急，這時候偏生遇到這四人「瘋癲症」發作，雖說討論嘛，剛才徐少俠也是這樣說的！」

軍豪又氣又焦急，這時候偏生遇到這四人「瘋癲症」發作，雖說討論嘛，剛才徐少俠也是這樣說的！」

黑鶴道：「大家一齊